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十二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氏纂

簡卹

贈少保冢宰趙公

公諱南星字夢白別號儕鶴北直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博學工詞翰林夙推重之已爲吏部考功司掌癸巳內計澄汰流品皎若水鏡于時相私人不少假時相恨甚竟罷歸讀書樂志間以舉業文字自娛每一篇出海內傳誦家食三

十餘年著書數千卷天下仰之如北斗天啓初
起爲工部侍郎遷都御史改吏部掌癸亥內計
旋晉吏部尚書好善若渴嫉惡如仇意所不可
屹如山岳不可撼其所欲行則風行斧斷不復
拘攣常格如添設吏部司官十員以用鄒維璉
南御史王允成特拔改北皆異數也而朝議以
公高年碩德曲加隆重至有優免常朝之
旨蓋近代大臣所無忌者尤爲搉詆云初公家
居時恨刀趙等濁亂朝政及掌癸亥計著四凶

諭以難之勑還

朝時周某〻覘卿將柄用也郊迎公且有其義

意謂必得公懽公頗甚薄之於廣坐中叟曰吾

入山三十年豈知士風一至于此乎某〻聞之

甚恨輔臣南樂之父公同年友也南樂雖失葬

公尚以父行自居一日談次南樂極詆李三才

公正色謂曰李公尊公執友也少年不可輕議

前輩南樂面發赤自是漸參商南樂來謁公戒

閽人無得通南樂忿忿去魏璫亦雅重公托所

知求題詩扇頭公毅然曰豈有端人而爲内侍
書扇者乎峻拒之璫慚恨會甲子孟冬廟享南
樂小失禮節舉朝攻之如寇賊南樂積忿不堪
遂反顔傾身媚璫出
中旨盡逐衆正旨中斥公爲元兇云公雖削籍
璫黨意未愜仍行撫按追贓謫戍山西而公子
某甥某及客許念敬皆分戍邊遠
今上登極詔赦至戍所人士共酌酒爲公賀公
爲束裝是時撫臣某尚護璫局必待部咨方釋

以此憤卒未及歸里年七十八訃聞贈公官進

保賜謚忠毅廕子一人

野臣曰語有之太剛則折又曰人道忌盈滋

趙公之名德而罹于禍其亦未鑒于茲爾言

乎然不剛不盈名亦不成公之名與漢之[illegible]

君爭烈矣

吏部尚書趙南星題爲言官宜稱用賢過
可駭異不得已而籲天以拯救憤疏
臣比者以老病再疏求去原非縱託老病之
人既無好懷而加之以畏人歎世憂毒重必
自不難于立枯豈代有富貴功名之念哉此
之所以求去也奉
聖旨銓衡重任卿秉公用人朕所深鑒方望定
力主持何乃引疾謙退部務煩重着該司官
敦催即出視事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欽

此臣不敢再辭即謝恩進部然惶恐殊甚臣之用人萬萬不敢徇私第衰年綿力身在風波震撼之中不能自立安能主持用人故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乎臣自入朝即聞鄒維璉之清方有爲由兵部而調之吏部苦心費商已見于前疏矣維璉江西人也江西道學節義之區臣意其同鄉必彈冠相慶也而給事中傅櫆等進垢遐之必欲其去已不可曉矣

賴其鄉之先進委曲講解維璉乃到稽勳司
任臣大喜自此無譁矣及調考功司而講東
甚傳櫬遂上疏參僉都御史左光斗及吏科
都給事中魏大中以爲邪臣此二臣非祿祿
者也人皆知之無牖臣之稱譽而又波及
汪文言嗟乎過矣及御史袁化中之疏出而
是非已明維璉以五月初九月到考功司任
臣益大喜而先一日有御史張訥之疏曰躍
冶之銓郎數煩　巽命之招呼夫維璉之到

任由臣請　旨擬趣答勅不從何謂羈治超

呼乃鴻臚寺之書以

聖旨爲招呼出于何典其疏出而維璉遂不敢

到任亦辯疏求去臣奏以抗　旨責之改正

十五日到任其所覆諸疏折衷極其明允而

立意主于寛厚臣益歎喜幾失此人而陳良

訓條陳餉糧言及人情奔競賄賂公行[illegible][illegible]

番　計典必有一番嘗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于等語維璉疑其論已也而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illegible]

論止之以爲此時人情厚自奔競營私程黨

流行之時豈無靜女何忍以刺淫之詩爲蓋

而作也然考功司管計者也而又當大閱茲

後安得無疑今外有横夷內多賊民海宇騷

離可謂無象之亂矣爲臣子者宜念

皇上之憂辱同心勠力共濟時艱惟日不足遑

自三月初五日調維璉今八十餘日矣而舌

戰未已是無時而已也畏人歎世之不暇而

何暇營職且自此寧復敢用一人乎且維璉

而果邪人耶臣之用維璉而果以賄以昵耶

或左魏二臣而有私于維璉耶則宜指實明

叅之今明知維璉之賢也其進不由邪徑也

而但隱語嫚罵使之一日不得安其位臣秦

何能自安觍顏相對䵎然無色好是正身而懸

自塵之憂升于秦階而有窮途之哭豈不甚

哉臣以用賢之故而累及于各官䄂及于無

辜舉國不平而臣靜默以待風波之寢至

今八十餘日不爲不久矣事由臣起又何庸

待而不言乎將待左光斗等之去而後去耶
臣老矣左光斗等皆壯年正宣力之時無可
去之理臣目無可終默之理況事起于臣疏
亦何敢無言輙以循聽之愚直陳于
君父之前萬不得已更望
天語訓廸諸臣偕于大道左光斗魏大中鄒維
璉勿萌去志共襄 計典臣廷潤多事瀆
宸嚴至于再四自知無益于時從使庶官不和
非惟老病而已定自此不復有言矣伏惟

聖明察之

天啓四年六月初六日上奉

聖旨

贈左都御史鄒公

公諱元標字[illegible]別號南皐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公初第時江陵相奪情事起吳趙諸公已受杖公復奮死抗言杖一百謫戍自是直聲震天下雖兒童婦女無不知公爲忠臣者神廟親政擢爲給諫旋以不合去家居垂四十年建仁文書院聚徒講道其中間爲人作誌傳文字然公于文章理學皆以名德重不以本色重也天啓初起家爲都御史公自家居後挫銳

解紛遇事皆以無必爲宗不務沒刻有所條奏亦淵遠不與時賢趣合、顧能折節與時賢交時賢亦以宿望戴公與趙高兩公並重類漢所稱三君者時副都御史馮從吾與公以講道相得共建書院于京師論者譏起公遂罷歸居無何卒卒後璫禍始烈仍削官追誥命沒而削奪近代罕見唯公與顧公憲成于公玉立等橫得之皆世所號爲東林蓋邪黨所最忌者也

今上御極贈公宮保賜謚廕子一人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謹陳開學之原以定衆志疏

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就待期而請偶聞

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慶

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　恩不隨班行歡欣颺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睠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欲臣

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為戒以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惟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冢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蔑道無縣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

正直洽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纍數所不載也湛湛清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此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矣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

皇上聖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觸目如林梵唄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嘐嘐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止之壇坫耶嘗遡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

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
諸儒並起我　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爲
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箕
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
舉孝廉從諸長者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旣謝
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
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幾
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籍朝夕切劘
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汝訓

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孫淮海趙
園集諸郡邑弟餘人舉講議於定性真寶巖
諸生大商度今未嘗以是出徐階相業林論
神宗朝癸未迄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於濱綠
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幾
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以臣等講學非宜
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
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為齋藥
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

覩諸林下臣亦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謂讀
帖括外別無功課智者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
惡聞講學者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與
極不甚勵勤勞常求不得本分事惟是盡發
死是虛死者滑青出黃鳥數聲了卻際與攘
那諸飄泊何所此生所以來未至老不能舉
僅自甘者甚多文有其焉前年寺年秦林讀
臣齋有行花蓋已經惟是在昔朝貴賢
意見一倡衆和幾似清流戀前覆轍不得

等非心在光天化日之下翻藩籬垣牆者豈
聞童蒙之言惟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恐
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
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
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
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爲順則之民
足矣願
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
共學之心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馮從吾奏爲書院

建臣罪當斥懇乞

聖明罷臣以謝人言疏

頃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

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

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

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

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

楊墨爲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

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
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亦
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
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為厲禁今為令
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　國朝以理學開國
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　經筵而言者嚴

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繼
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講
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
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刱建書院于此豈
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
爲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南京十三省俱有而
京師爲

天子之都爲首善之地辰無非所以壯　帝都

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兆於夷虜交侵邪教猖

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並

守仁當兵戎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

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

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泉衷以二百

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喜

然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

眞爲可駭無怪乎亟衆之人有此疏也童蒙發

臣等修職業指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哉

公倘修精覈何猶耳童蒙可詔受臣尊嚴耶

孔多矣臣方懲羹服從而況何暇與之辨難矣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　廟堂之上省臣

一番議論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

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

左都御史孫公

公諱瑋字[illegible]別號藍石陝西渭南人萬曆丁
丑進士公童時有出世之志遇方外異人輒棄
家相隨一日夢逐一道人登高山似非人世觀
甚道人持一器若糜粥者食之謂曰此糊塗也
汝從此無神仙分當幹世間事業耳公夢中甚
悔驚啼而覺自此一意舉業竟成進士矣由行
人選給事中以母病不候 旨歸降爲桃源主
簿累遷至保定巡撫時滹沱水溢從隷勸公避

船避水公曰吾居高位不可為民倡擇衙中最
高處居之曰水至此吾惟有死耳水僅及堦
而退聞者知有太臣之節遷兵部侍郎轉右都
總督倉塲陞兵部尚書尋爲總憲適巡按應天
御史荆養喬與南直提學御史熊廷弼以爭議
互訐時論欲獨罷荆公按法兩罷之熊黨遂劾
公歸里冬之起南吏部尚書改北刑部復以吏
部尚書銜爲都御史朝士以公累朝名[illegible][illegible]
愛重之公亦折節俯循輿論不以年德自驕居

位甚得人心甲子以老病乞歸不 允而卒卒

後陝西巡撫喬 雖破其家仍追論削奪父弟

及子俱被禍

今上即位得蒙卹錄贈官廕子一人

吏部尚書管都察院左都御史[illegible][illegible]爲

老臣生還無日報 國有忠謹杼厥誠懇

忠以佐 聖明極治疏

臣通籍四十六載洊隮今官

三朝寵遇叨冐逾涯生平自矢庶稍竭駑蹇之

力以上報

國恩不意積勞陡疾是以屢疏乞還骸骨未蒙

允放而危勢病篤易簀且時 嘗抱區區之

朴誠若不以此時一獻之

陛下忽焉長逝披瀝無門賫志入地長恨何已

語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請陳垂斃之言

願

陛不憐其誠而採擇臣觀今日世界天災迭見

民不聊生內而城社之可憂外而蹦滋蔓

固且日玩日愒法紀凌夷以致洶洶人心漸

成瓦解之勢時尊至此不可不亟圖治平之

策矣

陛下宵衣旰食亦既焦勞圖治雖堯舜憂勤殆

不適此願臣謂治平莫如固結人心爲恭謙
固結莫如敍用耆碩爲先啓沃盡遴擇輔弼必講
風雲遇合者濟濟臣竊論推是陛狀慕舉
散落林泉或曾見庸而未竟其用如去任輔
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原任吏部尚書周嘉
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正張經世余懋
衡陳薦侍郎曹于汴老成手采不盡發抒或
經言擿而未獲收其用如原任詞臣文震孟
鄭鄤原任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

朝廣譽髦英發尚有端方挺拔如科臣毛憲
寵偶以而言事擯屏愈創已深宜還故官
丞荊廷諭消鄭部臺臣潘之祥深意籌邊塵
皋臣張崇禮蘊淑不阿不附史棟盛論朱童
當隱登庸藏蔣湛府汲有請嚴清敵聲餘壹
徐棻相
陛原若藝俾喜新扶籍擢然有僅雖某昭德塞邊
道責敬捨遺鋪鐵陸奏振節紀綱稱職贈
以為

陛下收拾人心者臣雖沒世庶幾忝以人事
君之寸丹也猶願
陛下寡欲以保
聖躬勤學以進
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
民志可定內安外攘四海熙恬九京之下臣
尚當鼓舞
聖明以還報
先帝之靈爽臣時刻就木永背　闕廷老馬全

忠不勝纏綣謹自援具疏語次失序不知所

云伏祈

陛下憐鑒採聽施行

天啓四年八月廿五日上

對臣相葉公先生八月初汁胃病發頂際

即此效古人以尸諫遺疏也備乎一腔忠

君報國之誼而不能用公目是不瞑矣今日

英爽有知能無欣起于九泉耶

頌天臚筆卷之十二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起用

韓少師

公名爌字[illegible]號象雲山西蒲州人登萬曆壬辰進士由館選入翰林孤介鯁直清修無欲天啓中拜東閣大學士秉正嫉惡嘗面斥匪人時羣邪附會爲梃擊三案誣以黨護言官與宗伯孫慎行冢宰周嘉謨同有鐫秩之命既因當事

疏救得奉

温旨念輔弼大臣姑免罪公覩　朝政大壞逆

璫權勢日益熾羽翼日益繁內外蒙蔽俱奉魏

由一時公忠大臣被讒廢黜皆以去就棄若遺

得放還單騎出都門唯二三蒼頭以琴書散篋

相隨家居蔬食布衣蕭疎若寒士居心如水與

世相忘無復春明之夢矣恭逢

今上御極臺省百執事交頌公之清風峻節

上亦素知其賢屢旨獎諭遣官迎召

君臣道合際

堯舜之世而臯陶稷契復見于今日也

大學士韓爌謹奏爲奉職無狀懇祈聖
恩乞賜罷歸以重政本疏
臣以譾材通籍侍從荷蒙
先帝拔擢
皇上眷存得從諸臣後備員中書參預機務頻
年以來功能無聞愆咎日積即如南北用兵
軍需匱詘不能資　廟略以佐邊籌寇災頻
告徵發驛騷不能軫民艱以培邦本詰戎宜
先嘗衛而觀兵禁掖無能抒　宵旰之憂忠

直尚稽　召還而榜樣　朝堂無能感　震

霆之怒於後先多官之斥逐　諭旨出之嚴

嚴在

聖明振肅紀綱中外懼與黨禍而臣既不能憂

時深念有失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扶持爲

封還之懇斯皆臣罪狀之大且著者

皇上釋此不問而徵示詰責札　諭款列諸事

前輔無此謬戾同官不相救正摠屬罪端曷

容深辯惟是看詳文書向有綸扉故事商確

有甲可乙否之殊而票擬無左圓右方之畫

伏蒙

皇上責臣以協叅責同官以協贊最急甚至諸

臣且奉以從事而臣欲補過無由矣糠秕偶

前極知非據薙除且及尚昧妨賢臣之愚也

亦臣之罪也旬日以來杜門席藁恭遇

皇上聖壽節辰勉出　慶賀拜舞班行不勝隕

越比還私寓昏眩頓增形神不屬跬步不能

出庭戶乃知本綿枝竭福溢災生上之所汙

卽天之所弃臣卽欲凛奉訓辭勉圖策厲萬

萬不能已伏望

皇上亟褫臣官仍治臣罪以爲忝冒逾涯輔理

溺職之戒庶政本以清　國體不褻倘蒙

聖慈曲垂鑒貸俾病廢餘生歸骨丘里喙息尚

存得以頌

皇仁而祝

聖壽實爲厚幸跼蹐循省罪罰深重恐未易以

邀兹

恩造也臣無任懇天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
士韓爌等謹奏為遵奉
聖諭事
臣等欽承
皇上屢諭叅定附逆一案反覆商酌除將祠頌
贊導諸臣分別重罪擬戍以至削籍為民開
列欵項具疏奏聞及
聖諭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
點綴如封疆遼黔及素任無過諸臣俱置弗

議處外若稱傾內稍次前款諸臣或居位雖
雄偉之略而指縱亦無奸謀或濫竽備嚐未
之員而綫索初非自主或徑本鼓邪揣瑁惡
非為戎首或階因緊躡稍職掌尚未全廢紘
逮專閫建牙品原庸祿散僚冗吏淺賤捷倖
者擬等欲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非
聖明畫一彰法之意欲槩擬削籍又慮罪輕而
罰重乖治朝兩量宥過之仁謹依考功法
不謹例一款將諸臣並擬閒住另請

上裁如蒙
皇上俯允彼重處者知媢嫉之不可爲卽寬政
尚從褫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稱
項亦荷
恩波其於振惕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有藉
矣至內中軍民商匠數本臣等初擬行撫按
查究既覆思之民輩幺麼末品見縉紳尚且
風靡彼效尤何傚深怪又開上本時多揑捏
名希榮竊潤今名雖在而人半非若必行查

恐有桃僵李代之虞其真正倡謀罔利此地方官執而治之可無重煩
宸斷爲也再照此舉臣等凛奉
聖謨臚分二案考據不敢不核程量不敢不平秉心不敢不虛持義不敢不正年來目覩耳聞收括略盡即更有溢出或存疑者决無元惡大憝得寘逃于指視之外
聖諭縱有漏遺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與覆載同量從此靜戢玄黄各修職業養世道乎

康之福慰

聖明宵旰之憂臣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

臣不勝激切冒昧之至

崇禎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具

大宗伯孫公

公名慎行字[illegible]別號淇澳公為荊川唐先生之甥文章理學宿有淵源萬曆己未廷試第三海內咸稱得人登第後更謝客齋居唯以讀書求道為務塵事毫不經懷人亦不敢以流俗語相溷通籍三十餘年蕭然寒素于故業未嘗增長尺寸也論者謂其清德近世罕覯累官至禮部侍郎署部事時

光宗儲位雖定而福藩尚涉危疑公敷陳調劑

趙令戢國隱然有羽翼之功晉尚書
光宗大漸左右妄進藥物俄而晏駕民間訛言
被弒公不勝痛憤具疏劾輔臣方從哲坐以趙
盾弒君之罪議不得伸棄官歸方相家京師逆
璫持國柄與戚畹内侍交結磐固黨與甚盛聞公
劾爲難無不欲剸刄公腹者魏璫得志遂削公
職仍追贓遣戍罪案已定未經江南撫臣發遣
是公名在籍丁卯秋已掛號爲着伍矣而
今上登極赦詔至竟得免戍人謂公誠心至行

天地實陰相之今公道大昌物望攸集行見

明良慶會共贊

中興盛治于萬禩云爾

王侍御

公名心一字純父別號玄珠直隸吳縣人登萬曆丁未進士選授行人奉 差出入京華不煩驛傳不受餽遺以廉謹 聞天啓初拜爲江西道御史執法 廷諍有折檻風時姦媼客氏與逆璫魏進忠相爲表裏矯 旨亂政請封邀賞傳奉自由中外疑懼

熹廟寵信加以特恩異數逾于開國之列公每

上言乞裁抑之云今日

聖意當念邊左將士勞苦宜先慰卹乃鼓激其

氣攝服其心以得人人自効爲安邊之計若歸

寺侍衛徼勞只須優以金帛愼勿賜之茅土亦

不得先宮中而後疆場也時有科臣倪思輝朱

欽相等疏論客氏致觸

聖怒竟以落職被譴公又極言申救之於是搢

紳者咸畏忌矣遂嗾當事僞擬矯 旨降公三

級調外任去歸未越歲而又被黜矣公家居杜

門謝客日以課子爲事甲子緹騎四出吳楚爲

甚里閒謡傳某當遠矣某當遠矣訛指公蘇是
惴惴朝夕兢惕凡以言獲罪者皆不能保此頭
顱也足不出戶食不下咽但危坐靜聽聲息甚
迫矣卯秋逆瑾事敗海内正人始得貼席以享
黃髮餘榮隨荷
聖明召起公復列西臺不逾月而三上疏抗籤
時事有裨
聖政悉採錄焉

黄葵錦葵蘭荷

近予卯林近當事敗海內正人殆掃跡無以阜處也足不出戶食不下咽但危坐靜聽待息其說者以爲蘇於凡以言獲罪者皆不能保其頭其里開謫傳其當遠矣其當速矣就者公議屬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心一題爲懇乞聖
明垂念東征之苦以義裁恩疏
臣聞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
漢光念戰傷之將則代分子女之憂宋祖思
征蜀之寒則自解裘帽以賜此所以能激勸
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
士拋妻棄子披露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挨道
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于青燐白
骨之間盖今日莫苦于遼之文武將士則

朝廷凡有懋勞存䘏宜莫先于遼之文武將士也近者臣連接邸報伏見 明旨一則曰奉聖夫人客氏保護効有勞績着戶部速給擇給地二三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再則蕭魏進忠侍衛有功着江部于 陵工告成叙錄在內一似上心獨以私恩爲惓惓者微臣 苟可將順何敢冒狃撓之嫌然處不諱之朝令臣畏罪不言忍視

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大臣不敢也夫當此
經撫協勦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聲靈幾
振撻伐有機人心瞻仰專在朝廷臣恐不
諒者以為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勞而輕
念邊臣之積苦
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東征
文武將士鬪之以為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為
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微

聖衷之眷注重　末語之叮嚀毋乃解其體而
灰其心乎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爲卽臺民
之保護應酬進忠之侍衛可賞何妨優以金
帛如一影
聖諭頒給土田朋亦敘錄流播聽聞殊傷
聖德又況
梓宮未殯而先規客氏之香火　陵工告成而
强入進忠之勤勞于禮爲不順于事爲失宜
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臣猶未及深言

其漸也 臣 近讀撫臣王化貞遼事甚難疏中夫帽短衣幾同兵子泥頭土面有如塑人等語 臣 深爲之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手書有云自來無逐萊州而居之按臣惟有勠力行間身先嬴卒期熱血早灑以謝知己而已 臣 又不覺爲之泣下 臣 意我

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 明旨遣使齎金急乘誓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詔之曰朕臥薪嘗

膽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如此則三方將士皆如挾纊投膠四衛人心罔不瞻雲就日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雖欲畏罪不言任

聖明之顧小而遺太臣愈不敢也用是昧死干瀆

宸嚴臣一念狂愚不知忌諱惟

聖明矜察

天啓元年九月初六日具

奉

聖旨這奏内奉聖夫人客氏護墳地畝前已有

諭念係阿姆比別不同増數不多如何又來

激聒其遼東文武將士披露暝沙朕豈不憫

念發帑犒賞隨係所請有何吝惜且内廷恩

澤與閫外大計有何干涉輙乃牽引瑣瀆不

諳大體姑且不究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心一題爲忠言可味

懇乞　聖明俯諒言官之心以維一體之

誼疏

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幸愼夫人與皇后同席坐中郎將袁盎引卻愼夫人坐帝怒夫人亦怒及盎以尊卑有序對帝悅以語愼夫人爲賞五十金夫妃匹之際宮禁之嚴盎以小臣戇直乃爾文帝不惟容之而且賞之夫亦謂其心主于愛君原非有他不如是則人

主之過失無繇上聞也況我
皇上擅天縱之聖具堯舜之資何有于漢文近
者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奉聖夫人客氏
其心不過謂
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
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
葢望
皇上爲堯爲舜以成清明之　朝廷而已尚不
如漢臣犯妃匹之嫌有卻坐之戇也不意有

于

聖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調臣衙門已有公疏申

救諒

聖心自能轉圜臣自可無言但臣伏思言者一

段苦心積慮不透徹于

皇上之心恐

聖主有納諫之資倖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

而天下亦與俱危是以復不能已于言也臣

嘗譬言官之有言猶醫者之用藥醫者以藥

治人有如其人曰爾何沽名而以藥苦我則良醫必走而其人之病危矣然而世必無此人者以知良藥苦口利于病也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我之能慮聽者直適以表我之能容領大舜者曰舍己從人領成湯者曰改過不吝蓋惟此顯名

皇上能有之

皇上不自有而以其名予臣下於是世始得借而稱之曰此

皇上之逐臣曾以諫諍蒙譴者也而言官之繳

於是愈苦矣臣又伏思　明旨謂內廷之事

與外廷有何干預臣每反覆斯　旨以爲非

宜何也今日之患正在宮府不能爲一體中

外不必爲同心彼牽此制事事牴牾甲可乙

否人人異指故疆埸日危一日政事日壞一

日民生日蹙一日

皇上正宜通其血脉使天下臣工皆視

皇上之事如其家事件件照管節節呼應何憂

天下之不治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爲后羣臣苦諫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至流禍唐室大約佞臣之言往往類此不知王者以天下爲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兩科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家事視國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且人臣事君如子事父豈不樂從諫可以取權矯拂易于獲戾但事有順則相害逆則相成者不得已而寧逆毋順以攖

君父之歸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此二臣之謂
也伏願
皇上諒其樸誠俾還原官行其所言今後凡有
章奏更祈
皇上于披覽之時留意三思務使苦口之辦一
一不礙
聖心咸受之量如此則
君臣同體天下幸甚臣草疏已就見臣同官馬
鳴起

聖孝以繼述爲大一疏已荷
天恩曲賜優容乃知
皇上眞不世出之
主舍已從人未嘗不可爲大舜改過不吝未嘗
不可爲成湯亦在力行之而已臣愚不勝祈
懇
聖意融囘環召二臣特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月十一日具

奉

聖旨覆論不許瀆擾王必二如何又來激𣅜𢾵

本內引用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任妄本

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文殷撰

公名震孟字文起直隸長洲人登天啟壬戌狀元公爲孝廉三十年清標絶世物望所歸及第後海内即以文文山忠節期之會言路有攻訐鄒吉水媚璫者公首疏斥之璫怒幾中公危法賴韓盛二公力救僅落職回籍尋以逆璫嫌隙廢黜編氓時有危言浪傳公神氣恬夷言論自若入竺塢山讀書賦詩灌花蒔藥蕭然有塵外之文可方韻士負笈過吳門競欲望見顏色屨

盈戶外公惟獨坐一室弗與妄見竟日繙閱薈
業但焚香啜茗洵矣當今清流第一人也詩卷
盈尺不暇枚舉茲附除夕元旦紀事言志諸篇
以見公之高致云戊辰言路交章共薦
聖天子特起爲侍讀公尤高臥更越歲始出迺
明良際會行且翊
中興于萬年矣
封事見後

附詩六首

甲子除夕

喜見春回在歲寒物華無語靜中看梅因地淺枝猶凍鳥以人幽歌每懽叢桂向能招隱士高松何必避秦官青山粧點還須我谿可名愚谷可盤

其二

誰能送歲不新篇作者如林孰可傳多半江南嗟賦歛大都遼左歎烽煙或云世局眞環轉共指民生似罄懸我但一樽酬令節懶從風色卜

來年

乙丑元旦

又隨雞唱尾群神也作階墀拜舞臣 絳闕亟
年簪筆夢滄江萬頃浩歌身閑雲悅見扶桑日
聽鳥疑聞上苑鶯淪落于今何所願乾坤同領
太平春

其二

柏樽狂倒醉親知共喜年華添酒卮領略光悉
無妄想破除塵界有新詩厭迎帝笑休觀劇戲

問輸贏不看碁斜日半窻香一縷百般時鳥賀春枝

丁卯除夕

芙蓉爲帶蕙爲紳且與清時譜逸民一歲風波驚噩夢兩朝天意見王春景同忭鴒惟皈佛跡學潛虬未敢神笑語兒曹須起舞樽前難得太平身

戊辰元旦崇禎元年歲朝立春

元年元旦正元春主聖如天百度新日月光

華曠　盛代江山安穩着畸人掃門未解供嚬
笑啓專寧容到隱淪飽弄煙霞三萬頃漁歌樵
唱報芳辰

戊辰除夕

留得餘生戴　聖君七年高臥動星文諸公衮
衮誰許青史　一丘悠悠尚白雲歲月謾誇烏兎捷
漁樵閒話觸蠻紛中宵自度昇平曲恍似咸韶
帝座聞

翰林院修撰黄震孟奏爲國步綦艱

聖衷宜啓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

杜亂源疏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

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

兇氛正熾羣虜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

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

復虞恇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

足寄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歷地

喪師無歲不有敗衄殺將所在相聞此眞大
小臣直勠力同心嘗膽臥薪之日而因循格
套粉飾虛文即
皇上與爲堯爲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
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不解東
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于此
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
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無愁猶冀水沸而

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候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
紓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
之情激于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
安于頹靡卽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
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
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
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臣意

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遇

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決焉

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推

聖智自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難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與

起幷景色之新而各有會心若僅僅揭帖一張
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秪畢朝儀
安取此鴛行豸繡橫玉著金者爲也　經筵
日講　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
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敘文辭茀如蒙師之
誦說無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
祖宗之朝
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無

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
照懷奸挾術既無實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
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
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
跛倚之象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
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羣臣不相浹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肅
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

鄭太史

公名鄤字謙止別號峚陽直隸武進人舉天啓壬戌進士公少頴悟過目成誦髫齔時知名世貴盛然嗜讀書好折節東南名士爭重之十九舉于鄉迨第禮闈入史館才名籍甚董宗伯玄宰評其制義直繼王唐公清方英特不肯徇格套時王司冦紀以劾客魏被削策蹇驢出都公賦蹇驢行送之一時傳誦吉水鄒先生時引講學曰吾畏友也入館七十日會文殿撰震孟上

書浹旬不報時傳中外有綠索交關公慨然抗疏直陳留中及內降之弊疏引權璫煬竈姦觸藉叢語有摘之以激璫怒者幾不測值講筵諸老申救得落二級去公歸益閉門著書忠愛糾怛恒見乎詞村居却掃江左人士望之有天際眞人想獨于諸君子之逮也皆周旋無所避還卒偵以報璫會六君子同死詔獄獄生黃芝芸葉燦然為獄卒所蹴公為賦黃芝歌詞聞都察璫怒甚而公父振烈先曾任禮曹首劾山陰朱相

君十二大罪浙人多怨之方逆璫播虐徐大化劉志選皆故相親暱爲璫乾兒擅政指公爲黨魁丁卯遂織入顧同寅獄詞削奪永錮公避禍爲訪道之遊登廬阜越嶺覽羅浮諸勝芒屩道裝人不知其爲崈陽也

龍飛之始諸護璫局者力扼公扼者旋以媚逆敗乃奉

旨環召而扼之徒意猶未已然無如公論何則仍補公庶常李侍御長春疏云博聞强記之鄭

鄞人豔稱江南眞學士者三月庶常七載廢棄卽不破格優擢奈何猶不與以應得之編簡受傳習于同舍等趨承于後輩事體之大乖錯者也適下外艱躃踊幾絕端居讀禮日侍太夫人側不獲一遍貴游盡公遂若無意于世道者嗚呼如公者其可無意于世道也哉

黃芝歌

我聞東散長吟後靈芝不肯煌煌秀胡爲乎來圍中屬夏至陰滋益其候一枝兩枝徐相奏幾

坤成數意乃究瑞氣所鍾神物就下爲河岳上
爲宿色正中黃神之祐天人心有在愚者訴似藺
當門義致寇狐狸鰍鱔紛踐踩茫茫杳杳何足
叩靈根秉願匪輕茂繁花空與雕欄簇腐草欣
欣非我族翛然挺出人間宥寒芒熠爍光雲繞
榮枯傾刻寧不壽根浮葉落中無疚優曇一現
眞奇遘如鳳皇烏騶虞獸巳矣自今無馨臭璦
臺璃宇居還舊我所思兮商山岫高山莫莫流
水瀏天空誰和松風颸東園綺里清音奏嘩嘩

療饑吾所授相將散髮仍披袖騶馬高蓋危且

陋盍歸乎來唐虞宙

翰林院庶吉士鄭鄤奏爲　聖治方新昌
言當採懇乞　聖明早鑒留中之弊以塞
亂源疏
臣
蒙
聖恩讀書中祕歷觀往古興亾之轍循覽今日
理亂之幾每中夜屏營憂心如擣頃見脩撰
文震孟疏私慶有爲
聖主忠言之人意
皇上天縱聖明必將遡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

候　命浹旬未蒙報可臣竊疑之臣惟章奏
之批答官府奏交之腠理也或朝上而夕下
或夕上而朝下則　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
知則大臣不得以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窟近
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寢閣而中有不可知
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　留中之漸也留中
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弄
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圜之義又若不經

御覽而留中必有伏戎援奥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攷之　本朝故事此弊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多在
武廟時盖因權璫之煬竈在
神祖時則係姦輔之藉叢
聖主當陽如日始旦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不可知者也國家之患其始皆起于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歎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

時事日非疆埸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
無豺豹之雄 臣謂此皆已見之病醫力猶可
施而留中之事症候微結非
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 臣歷稽史冊凡召釁
之端有二而今皆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
降之屢 旨用以頻斥大臣其機關使人駭
而留中之一綫或以陰滑
聖慮其徑竇使人疑清明之 朝豈宜有此語
有之其微易著也其未兆易謀也臣願

皇上之早圖之也職初徇作養本無言責但竊
見留中爲治亂所關且數日以來未見爲
皇上言者故不敢避出位之誅略陳梗槩伏惟
皇上亟賜省覽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二年十月廿九日具題奉
聖旨

湖廣道御史馬鳴起題爲　聖孝以繼述爲大　明旨以禮法爲經懇祈毅然立極作　天地萬靈之主虛中轉圜慰中外臣民之心疏

臣聞

人君一身天之宗子蓋天以君爲元子則君必當以天爲大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食之祿曰天祿宣于口者曰天言垂于世者曰天則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傚斥曰天罰

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慾中正自持庶
可以齊家治國稱肖子焉若人臣之事君也
戴之如天戀之如父莫不願其修身齊家樹
承付託之重對越祖宗之靈豈其激聒爲
良以分義莫逃感恩圖報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上孤危移宮未定大小臣工莫不飲泣含嗚
憂惶靡措及策登　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
慶　神明有主比見

聖孝繼述睿智夙成又莫不懽呼鼓忭共慶奕
葉重光今且五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志學
謂其成人伊始亟宜修身齊家以為治國平
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擇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
出去朕思客氏朔夕勤侍朕躬未離左右自
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
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寧朕頭眩恍惚以後還
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得煩激

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臣[illegible]謹

未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

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慚懼

以貽

君父之安乃敢過爲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據不

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孰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念痛心幾傷

玉體之和[illegible]思
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貽之重不知當何如珍攝至諭諸臣不
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番舉動未協輿情煩激所
不免者蓋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
于婦人即眷念乳哺之情在廷諸臣豈不謂
皇上如天之德但恩可酬也錫以一品之名號

加以第宅曆其胤子則酬不謂不厚矣若謂在内乏調護之人也則

中闈有主已叶坤維之貞　兩宮順承共抱衾裯之好左右朝夕不可謂乏人矣乃容氏者既出而復入已去而復召戀戀不忍割使緜綸拂經喜怒乖錯豈所以令天下後世者也

臣　以為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　皇太子冊立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

箇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庶民之家禮法自持者恒嚴閫域之戒時肅内外之防　紫禁遼遠保姆何人乃輙輕爲出入非所以肅　宫禁之防也不便者二夫貫魚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德難終婦怨不拯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　宫闈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然弓影無傷生疑鼓鐘時聞于外近習權璫線索易透涓涓不已將成江湖

不便者四今之出入外廷以以爲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爲無傷怒其沽名而罪之書之史冊謂
以一寵婦之故稍稍逐言官貽累
聖德不便者五　國體所關内旨切責閣臣森
力主持則貽譏青史兹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　朝廷而羞當世
不便者十八此故微臣疑𢡃之愚實
皇上所宜蚤察思者也再讀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幼冲夫臣而敢欺

爲天下之大戮諸臣奚敢自犯至幼冲二字

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

聖作物睹之時精心講學軫念邊疆殫務無留

難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洛曷加

焉況在事以來視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

矣奚可以幼冲自命而罪下臣之敢欺也

皇上以宮闈爲重以繼統立極爲主斷絕小恩
勿狃于喔咿嚅囁之言採納羣議勿任夫喜
怒愛憎之私將
天地
祖宗實式憑之豈特大小臣工共沐高厚已哉
臣無任惶悚戰慄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肯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
有何干預本内線索字樣指何事件是何主
意且屢諭已明馬鳴起如何故不遵承又來
掇拾瀆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從
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戶科左給事中陳良訓題爲憲臣之疏宜明權閹之惡宜罪懇乞　聖明立斷以安宗社疏

臣讀史至宋見司馬光知諫院疏論任守忠十大罪英宗中主耳未即行其言然卒聽韓琦以空頭勅竄之遠方千古頌爲美事如今日太監魏忠賢久經言官周宗建參論不一而足顧憲臣臚列罪狀特疏糾明忠賢惡倍守忠罪浮遠竄

皇上英明天縱太阿在握立逮而置之法以快舉朝公憤實顒顒望之乃忠賢具疏反徼名明旨而憲臣劾疏尚未報也　國家二百五十餘來從來未有參疏不下辯疏先下而有之自今日始又自忠賢疏始　臣未見忠賢疏抄不知飾辯何語但捧讀任事過直不避嫌迹致生猜疑之旨夫不避形迹則有迹可據矣致生猜疑則有事可疑矣忠賢種種罪惡所懼者

皇上知之乃

皇上明知之而明覺之在

皇上或謂孤雛腐鼠姑緩雷霆而忠賢且爲封豕長蛇毒流中外況忠賢漫誇戇直正以文其奸欺

皇上輕信小心日每恣其大膽使形見勢彰可疑可猜之人猶然旦夕

皇上左右識者危之若忠賢隻手障天自殺王安之後無日不借事生端箝制言路蔽

皇上之耳目補天下之忠直如論客氏一疏則立斥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相繼去如論李實二疏則加怒章允儒幾不測矣如借内相王宗則請處帥衆不旋踵矣向非
皇上轉圜凡茲骨力諸臣不墮危機則羅重網此又憲臣疏所未及而忠賢遂不勝誅矣蓋從來刑餘之屬忠直絕少故交結之禁律例獨嚴臣猶記唐業京遇官于塗馬上一揖詬議喧然遂終身不録此無論曹節王甫之

焰不可呈身卽呂強張承業之門亦不宜抵
足彼逼奸附逆占風望氣惟勢是依有一于
此則有莊士元之例在若縉紳士夫以耳陰
落市朝之誅其又何逭謂宜如憲臣急逮忠
賢究問果有交通呼應諸不法實事立請尚
方以振士節而雪國恥此更于除奸剪逆之
內寓厲世磨鈍之機所關非細伏惟
皇上大奮乾綱下憲臣討逆之疏明權璫不赦
之罪早正刑章布告中外卽九夷八蠻惕息

聖天子之明威俯首歸命、宗社實永賴之而閹臣為今日之韓琦瞻仰在此舉矣臣無任激切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上

奉

聖旨楊漣奏已發下魏忠賢本只控辭何曾疏辯陳良訓附和沽名念係言官姑不深究以後各官還遵昨旨不得瀆擾該部知道

湖廣道御史劉考題爲逆璫貫盈罪狀照著已窮之奸謀叵測莫逭之天討宜先懇乞 聖明太奮乾斷早賜誅勦以遏亂萌以安國家疏

臣觀自古奸雄之胎逆也明竊人主之權柄陰刧一世之人心而禍機之猖獗也又毎醞釀于堅氷始凝之時而大發于情形益露之日是以英君誼辟正法小人不惜懲殛之誅立鼓風雷之勇誠恐惡極莫可掩討竭無復

之忿焉思逞苟且一擲及此而議典刑祇貽
後時之悔耳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假借
國靈擅行胸臆有彌天之氣熖張蓋世之淫
威　朝野寒心神人震怒諸臣忠義憤盈思
白簡從事竊思
皇上之明聖決不容此大奸大惡終憑城社欲
重發其奸慮反速其逆也　臣于前月二十九
日知　臣堂官楊漣已具疏摘發忠賢穢跡如
山罪累難書筆舌靡盡嗣接邸報要其過惡

大端昭灼人耳目者副臣已明告之
君父矣計
皇上一親覽之當必有震電憑怒置忠賢于法
天威不少假借者無何而忠賢駕言懇直以乞
憐反邀　溫綸而副臣之疏束閣數日始發
票擬竟蒙呵責矣此何但短忠直之氣長權
奸之志哉及臣于此更有隱憂焉不患忠賢
已成之巨憝情狀未彰而患忠賢將然之逆
鋒燎原莫制積久而發其毒必深仍示優容

變故易起此臣所爲瀝血呼天不避鼎鑊仰

祈

皇上之一斷也

皇上以今日之忠賢勢尚可一日容于左右哉

詔令天之言也生殺予奪天之命討也而

中旨可以臆裁　綸綍猶如寄取欲去即去

去不顧芝蘭之空類欲殺則立殺茸同草菅

之芟夷趨附者牙爪爲收漸成臂指頤使之

人異己者萑粉踵至潛示天下嚮往之門試

觀邇年以來誰實使 顧命之元老理學之
碩儒執法枚卜之大臣以及史臣銓臣臺省
臣無不削跡歸而黨錮禁者非忠賢之爲乎
誰實貽 宮闈之螫毒忠璫之慘死又動輒
立枷伺數十之寃鬼無辜羅織任士民之向
隅者非忠賢之爲乎 宮府之間畏忠賢不
畏
皇上袞鉞之典自忠賢不自
皇上嚬笑喜怒忠賢市其威稜過舉指名

皇上受其貽累以茲所作所爲明見無
君無效而猶然盜竊虛聲莫以終欺
皇上而久之罪端已盈無從遮護懷内不自安
之念處莫可誰何之權肆無忌憚甘心首難
一旦爲所願爲者尚忍言哉且從來刑餘之
人富貴及身而止未有子女盈前孩孫擁膝
如忠賢之身家足戀而窟穴可營也雖云闗
寺交通中外相與爲非亦未有口銜 天憲
顯然賊害忠良朋養私人公然布置羽翼如

忠賢之内結奉聖爲奥援外通士紳爲線索
也　太阿之倒持日甚已漸忘其非有意者
之承奉日便人爭佐其顏行于是有蒙面而
甘爲謀贊提戈而明效馳驅犄角相聯呼吸
相貫逢忠賢之惡揚忠賢之波黨與成于下
主勢孤于上歷觀前代用邪之禍及婦寺爲奸
往往出此姑未暇遠引即如
武宗朝有媚劉瑾者而耆宿不遑帖席
神廟初有阿馮保者而首揆不及來裝事有同

然殷鑒不遠然以彼之事猶曰禍及臣鄰
耳臣觀忠賢之聲勢不啻禍及臣鄰而已者
彫飾塋地不難帝制自爲礦窑莊房抑亦奪
民疆圍內操作倘安知非伏莽之先資進而
招摇因灼見無將之逆志況事權在握尾大
不掉脫復寬以歲月聽其與僉壬輩早夜陰
謀關通脉胳逆難作而噬臍不及悔之晚矣
臣冒不測之危竭忠盡愚披肝膽于
陛下者誠以國家之誅忠賢宜亟不宜緩謀

之須臾則事變可弭遲之頃刻則意外可虞

蓋爲

宗社計久遠非徒爲時勢扼歎而已伏乞

皇上速賜英斷正法鋤奸逮忠賢付之法司究

其從前過惡明與天下共弃之如　先朝誅

劉瑾焉保故事則亂形可杜公憤消紓永絕

旁落之萌弘啓太平之日矣

天啓四年六月初十日奉

聖旨[illegible]

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題爲凶逆宜亟
直氣當申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懇乞
皇上速俞憲臣言官之請以除亂本疏
臣觀今日天下亦脊脊多事全恃
君側肅清 朝政修明可以撐持大廈于將傾
柰何有厰監魏忠賢橫惡 內廷又添腹患
一大憂足以召 天變而危 宗社也忠賢
大奸大逆種種不法罪狀罄竹莫書憲臣揚
漣首發其惡討罪之典當不踰日使天下

大聖人之作爲明並日月威同雷霆即東夷西
戎聞而膽寒豈不美哉乃靜聽數日只見
皇上護庇忠賢惟恐傷之且有督過楊漣沽直
之旨近又罰俸科臣魏大中并責諸臣瀆
擾姑不深究之旨
皇上豈眞是非姘誤愛一罪璫而輕
祖宗天下于一擲乎不過素愛忠賢小心小忠
不忍一旦割弃耳
人主不察養其貫天達地之惡至于罪狀旣盈

人主即欲不割弃不可得王甫侯覽李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　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是也且　人主即不肯割弃天下必有代為人主割弃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矣唐之田令孜僖宗至以阿父呼之矣

我朝王振

英廟亦常寵之羣臣之上然而讓忠見殺于袁紹令孜見殺于王建王振見殺于北虜何有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漢唐癰疽既潰太

命隨之我　朝二正之時其危已甚幸于祖
國脉不至若漢唐耳今
皇上既以太阿之柄授忠賢而忠賢亦以明㩀
太阿不肯還
皇上神龍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
皇上將何以爲　宗社計乎而抑豈爲忠賢家
族計也凡人臣若口犯顔以諫
皇上者忠于
皇上也使非忠于

皇上誰無身家性命之憂父母妻子之想而敢觸雷霆當斧鑕以取摧折之禍也　國命出于讒口天下事不可爲矣此豈獨憲臣之任諫官之事乎黃扉元老九列卿貳持危扶顛安可自處于商輅劉健謝遷韓文之後哉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法若爲胡廣趙戒國亦艱矣即詞臣經筵日講亦宜以古今鬧禍開陳以冀

皇上一悟使

皇上鑒古知今寧肯使此大奸逆而不割恩正法乎今罪狀已彰即不請死于

皇上之前亦宜即日辭職務移任閑宅以示天下悔過之意或可保其天年決不當再聽奸人布置挺而走險以求必勝不然天怒人怨

皇上即不肯割棄忠賢天下倘有代爲割棄之人者時忠賢虀粉不足惜其如國事何　願

宸衷頼悟渙發優　詔獎勵楊漣以旌直臣并將忠賢二十四大罪發下法司據律上　奏

或赦而不誅亦令謝事退閑庶人言可息

宗社可保矣臣知言出禍隨無以報

皇上寵擢之恩故敢昌死以

聞

天啓四年六月十一日奉

聖旨

吏科給事中許譽卿奏爲 君側不可不清 英斷不可不決乞聖明剖恩正法以消禍本疏

臣歷觀前代漢唐宋以來未有不以宦官弄權禍 國者漢時鄧通方愛幸一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得而檄召論斬其後侯覽王甫輩朋結趙嬈操弄國柄太傅陳蕃身且不免釀成黨錮之禍而漢始不振唐時閹興貫于預外事李商隱一長安令耳即收繫獄事聞召

見宣示百官其後王守澄仇士良等專制國政勢傾中外平章宋申錫李德裕相繼獲罪卒致甘露之變而唐遂以衰宋蔣任守忠離間兩宮右僕射韓琦坐政事堂出空頭敕召之安置遠州其後童貫梁師成竊弄兵權矯出詔旨而執政如蔡京王黼復相與表裡爲奸故都人一目之爲媼相一目之爲隱相而宋祚竟移若是乎此輩之禍人國也殷鑒不遠

聖明在上豈意有大逆不道跋扈無禮如左都
御史楊漣所劾之太監魏忠賢者漣疏列備
悉臣不必再爲更端
皇上試取其疏而一一審閱之如內外盤踞彼
此交通廕職纍纍羊頭狗尾視漢之朋結趙
嬈者有以異乎如紊　廷推之制停黃門之
遷奪金吾之秩以至寃斃青衿之命生殺予
奪盡在其手視唐之勢傾中外者有以異乎
又如內操烏合憂在蕭墻　中旨濫觴斥逐

忠鯁至于道路傳聞實煩有曰甚有爲臣子所不忍斥言者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者有以異乎是忠賢之身乃合侯覽王甫重守澄仇士良童貫梁師成任守忠諸奸而爲一人況其僭擬

陵寢乘輿等事又漢唐宋所未見益不赦之法無將之誅更爲過之而區區鄧通閎與貴不足相比數矣臣意連疏一入

皇上必赫然震怒立賜處分廢幾稍洩通國之

憤乃漣疏竟奉　嚴旨而忠賢疏且先取
溫旨旣念其積勞任事又慰其小心供職臣
始不勝駭異臣不知奸逆如忠賢何者爲任
事何者爲小心而侈口戇直尤屬欺罔且
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不置辨乎自知罪狀難
欺欲辨而不敢辨也
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自罷乎自知　國法難
逃欲不罷而不敢不求罷也
皇上英斷天成亦可以早決矣宋臣有言大臣

不言故小臣言之今違大臣言矣而
皇上猶未斷自淵衷臣雖小臣又安敢畏罪而
結舌不言哉臣恐自此以往大小各官真知
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萬一忠賢大奸大惡日甚一日更有進于
違疏者亦皆觀望緘默以遵 旨爲戒不發
一言而
皇上乃真孤立于上矣惟言莫違聖有明訓
皇上獨無懼乎臣非不知忠賢口含

天憲股弄群臣漣疏無如之何何有于臣然臣
承乏言路目擊忠賢積惡貫盈天特假手于
漣以暴其罪而仍令網漏吞舟實 國家治
亂安危所係故敢繼漣之後昧死上言伏乞
皇上毅然乾斷毋以忠賢一人而杜夫忠愛之
口此一舉也臣知諸輔臣必勸
皇上割恩必成
皇上正法當不令申屠嘉韓琦嵩美千古矣
天啟四年六月十三日奉

聖旨

廣西道御史房可壯題爲邪宗自認臣疏

自明仰懇

皇上毅然乾斷立誅厰惡以明科臣心迹以釋

中外羣疑疏

臣謂木先蠹也而後蟲生故人必自疑也而後疑至近日擧 朝請劍誅內臣魏忠賢疏中皆措及交通擧 朝臣工不自疑而科臣傅櫆獨自疑也且擧 朝臣工不疑及他人而獨疑及傅櫆有同心何也豈非以其自認

之宗兄傅繼教爲之格手頊臣隨堂官楊漣
之後執簡而糾忠賢當誅狀中開臚列交通
羣邪傅應星等不覺義激于中直以傅繼教
爲傅櫆所自認之宗兄明白入告者是豈臣
之有意督過于櫆哉亦惟是就櫆言櫆卽
以櫆之繼教還代之櫆耳姝不意此一言也
時櫆所口吐而心忌者遂不勝疾首痛心急
以邪黨中臣矣夫臣而黨邪也彼傅繼教者
果何如人而櫆黨之之查繼教之爲東廠理刑

也出身書役營爲軟尉忠賢喜其狠猾陰鷙以理刑屬之一無賴棍徒累貲數十萬而故托身權璫已應切司馬牛之憂乃强認支派分明者意欲何爲況繼教外張虐焰內借璫威關提線索代報恩怨小而商役大而縉紳無不人人重足長安共耳共目樾獨不見不聞乎若其中之玄機祕竅繼教有靈樾豈無知乃竟漠然于臺省之公疏單疏任其譏刺交通摘駮　中旨千言萬語刺刺不休而曾

不一過而問顧獨于臣疏中忽漫拈出自認宗兄一語忿不自𠦪輒謂臣突以交通坐之且謂橫誣且謂迭至豈檝于諸臣諸疏亦覺如芒刺交加行有不慊于心者歟既已自為吐露自為擔承卻又從拊膺長慟之餘強欲以發縱二字鉗制天下言者之口嗟乎此檝之所以為檝也纔得聽陳居恭之發縱遂不覺其神為告之復自供而自招有如此也然臣因是而洞見檝之肺肝亦不過欲自為脫

卸地耳則何不效居恭故智出袖裏彈文火攻繼教以謝天下曰疇昔之事教猱升木僉茲之誓滌胃飲冰豈不依然與居恭心跡合符稱義不受辱之烈士哉倘討不出于此而動曰邪黨邪黨誣一人以及衆人而徒以臺省交參之疏得意列名爲後言曾不思以列名則其有中心之不欲列名可知矣自作之孽人乎何尤嗟嗟江右固君子之鄉也　臣居恒慕之蓋亦嘗數數侍諸大君子之教矣親

見其所服習者彬彬理學所矜尚者侃侃氣
節有概若此臣不知其異日者貴游而歸將
作何面目以强對其鄉之先達長者于里閭
中矣伏惟
皇上念舉　朝之疑不可不釋卽科臣之自疑
亦不可不釋乞
勑將傳繼敎與傳應星等併下于理會官究問
早爲剖斷庶科臣之心迹可自白而　國法其
幾振乎

浙江道御史房可壯奏為

聖主不容有權璫

聖主不宜拒忠諫仰懇

皇上大奮乾剛立賜處分以遏亂源以清士風

以維億萬年泰運疏

臣見我

祖宗定制設立六科十三道　命為言官因竊

自思官以言名則凡　宮府內外巨憝大猾

無所不可言不得言何至使盜權竊柄欺君

蠹國如東廠之魏忠賢目不識丁心原無血質蠢性狠氣雄膽粗者以久踞

君側濁亂　朝政處處羅布爪牙以張威焰羽日密結心腹以傾害善良一至兇窮惡盈而尚未有明著一言以告我

君父者則何以故無亦仰念我

皇上冲齡踐祚天縱

聖神日月之照無須豈遺遠近雷霆之怒有待終不優容雖諸臣非敢坐視任忠賢之穢惡

或諸臣亦欲少需聽

聖明之獨斷乃言官未及疏糾而臣堂官楊漣

義不反顧巳特疏糾之臣堂官方以疏糾而

科道諸臣且摩肩拜疏或公糾或單糾惟日

不足有加無巳蓋巳力數忠賢罪惡之大宜

發忠賢秘密之藏忠賢即百口以自辨附忠

賢者即百口喙訟以求明亦終無以爲忠賢

盡一奇措一語者是豈其諸臣之故排忠賢

則惟是忠愛一念鬱極勃發知有

皇上自不復知有忠賢其大不利于忠賢者政
所以大有利于
皇上也乃
皇上于忠賢疏則批發先下為之剖明為之獎
許而于憲臣則加之呵責于諸臣則付之姑
不究致令舉 朝大小臣工低回歎息嗟
綸綍之失宜歎政體之倒置且相與緦緦焉
共抱杞人憂此其憂誠是也然諸臣所憂者
前日之忠賢而臣所深憂者今日之忠賢也

何也忠賢之待我

皇上左右非一朝夕矣

皇上之起居好惡忠賢已備習之熟知之矣因

以投好去惡遂敢蔽日障天實妄意

皇上之終不知外臣之終不言也曾不意外臣

言矣豈無不及言者乎

皇上知矣況有不及知者乎覘見雪消忠賢果

坦然自安否見影察形

皇上果渙然無疑否縱使

皇上無疑于忠賢竊恐忠賢不能無疑于
皇上之疑之也借疑起懼怖死貪生平素恩濃
寵固之人而一旦頓覺全身遠害之策語曰疑
人莫用憂政在此諸臣所深憂者今日之忠
賢而臣所過計者異日之忠賢也何也
皇上方以恩蓄忠賢忠賢顧不以恩報
皇上即云垂念其潛邸微勞不至使其就死亦
當痛懲其竊弄威權不得令其復近況忠賢
雖能求免于今日果能自必其更免于異日

乎即
皇上能使今日之免忠賢果能自必異日之更
免忠賢乎惡黨之見最短惡黨之慮最深業
已委轡焉復防之既密邇在肘腋之間且朝
夕謀蕭墻之變縱忠賢萬無此心惡黨方先
爲導倘忠賢一有此心惡黨必力爲決從來
婦寺相倚爲奸內外交通煽禍此臣所深憂
過計者內之忠賢而臣所拊心疾首者更在
外之忠賢何也邇來紀法陵夷徑竇開張或

念急梯榮輙不顧名節之掃地但術工營窟便自神伎倆之通天在忠賢敢以
皇上爲孤注在傳應星傳養全陳居恭及科臣傳樾所自認之宗兄傳繼教等輙以忠賢爲氷山無一時不傳消遞息呼吸立應時而密用精神陰以中人則設機伏弩鼓其舌以提掇內之線索時而幻用精神陽以欺人則蒙頭換面轉其腔以塗飾外之耳目葢姓姓互引覩親共締內與外扛成一片蔦與蘿永結

百年此其機不盡傾
皇上之善良立覆
皇上之邦家將毒心辣手勢有不得自已者自
來省台之疏不下二三十上蓋無不人人以
交通
中青爲慮則是　廟堂之公論業已彰明較著
彼哀如充耳若罔聞知者謂之何哉嗟嗟禮
義廉恥國之四維幺麼刑餘何足與証且尤
然揚言引退曾是以狐媚之術通忠賢者累

忠賢仍反有靦面目貽玷班行臣竊恐忠賢輩之掩口而私議其後矣臣言官也觸邪者責在言官除邪者責在輔臣臣嘗從班行間聞

先帝當彌留之際曾諭輔臣等輔我

皇上爲堯舜之君矣今璫權重而附權市重者

纍纍若若養世亂而汚士風殊非

堯舜之世所宜有也懇惟我

皇上自爲　宮闈計自爲

社稷計即據魏忠賢諸不法狀重加顯戮不則
斥逐遠竄亦得早圖以除內奸其傅應星等
或下詔獄或下法司仍　勅下從公究問依
律正罪以除外奸統惟輔臣一意主張力請
皇上毅然斷而行之
宗社無疆之休端基于此若曰言出禍隨臣言
官也言行而身危夫復何憾
天啟四年六月十三日奉
聖旨

工科左給事中熊奮渭題爲亟納舉朝擊邪之疏以清宮禁疏

頃者東廠太監魏忠賢之被參也列款多端其有隱奸秘慝貽

九廟神靈之恫爲

皇上所未及知而憲臣楊漣首摘之此讜論也有窮兇慘惡犯無將之戒爲中外久已扼腕者而諸臣相繼發之竊意

皇上睠念　宗社深惟憸壬立行其言而明正

其罪合　官府翻然覩廓清之象即不然而
姑與懲艾曲開一面早收嚴衛之柄用允投
閒之請僥倖于
明主之不即戮豈不至公至仁賞罰大典自
天子出曾無何于忠賢之辯則原其小心能任
事矣夫近習小心成于敬謹豈謂擅黜陟擅
生殺擅命令之足當勤勞也于寇臣之疏則
稱其沽直非忠愛矣夫大臣指佞自其風紀
若以言人所不敢言者爲沽直必至當言而

相戒不言者之爲忠愛也于諸臣之疏則稱其逞臆瀆擾罰者罰姑不究者不究一槩切責矣夫夫言官掯及乘輿

天子改容豈以通國切齒之中涓合詞糾之不得令其人人聳息 宸嚴無緣一希折檻盛美不亦長權宦之焰而短忠良之氣也臣又有以諒

皇上之心矣毋亦曰此一忠賢也

皇上毓養東宮之日朝夕與共迄 正位龍飛

之後逢迎爲勤一旦何忍敝屣其簪履故小不忍耳不知從來大奸大逆未有不假小忠小信以取容者寖假而心粗膽大惟其所欲爲而不肖之心起寖假而手滑顧後欲永保其欲爲而不懼不克終其所爲而無忌之謀遲矣曷不思之也蓋國家獨有此機權耳權之在握如太阿之不向邇而倒持之則折機之待發如風霆之不可掩襲而濡操之則墮倘猶其見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狐疑之

極養成厲嗌兎嘗之深轉肆鴟張見禍稔蕭
墻患生帷幄天下事尚忍言哉惟
皇上赫然乾斷大賜處分
社稷終賴之矣
天啓四年六月十四日奉
聖旨

廣西道御史王政新奏爲微臣言所已言
皇上究所當究逆璫辨所難辨 國法憲典遵
所當遵疏
臣稽往牒歷數中官已事若秦之趙高漢之
曹節王甫唐之田令孜仇士良宋之童貫至
我 國朝之王振劉瑾馮保輩一切擅勢專
權濁亂朝政盤據禁廷妄作威福有罄竹難
書更僕未易數竟而今日太監魏忠賢則兼
而有之者也先是臣 掌官左都楊漣慷慨論

列二十四惡狀以　上闕事事犯大奸大逆
件件皆真見真知嗣是大小臣工特疏合疏
分疏計兩日而六七　上一日而三四　止
焉嘔血刳心千言萬語唇敝舌焦頴秃急急
孜孜皇皇憫憫只欲博
皇上一悟此皆諸臣所已言而臣　似可以不言
者獨計人言雖衆
聖意未回前者傳　諭明旨讀竟有姑且不問
又　諭有隨聲附和抗違不遵的　國法寃

典俱存决不姑息臣反覆思維而　國是何

法典是何憲也豈今日之　國法憲典只爲

廷臣外臣設而不爲內臣設也又不爲內臣

之大奸大逆彰露顯明者設也

皇上于此可以不問魏忠賢于此因可以不辨

也竊恐奉此　明旨傳聞內外而忠賢畨得

一護身之符保命之丹銜生之劵矣將來剪

蔓難圖噬臍無悔追駟不及而

宗社生靈之隱憂伏禍有不可知不可言者

皇上試取諸臣章奏滿公車輿　御前乞　省
覽者而畧一過目一留神照彼忠賢所怙何
惡所犯何條所應得何罪
皇上可以不問而忠賢之不辨遂置不問夫忠
賢何以不辨也不敢辨也忠賢誠膽大包天
情知我
皇上有照膽之鏡在一辨即明此際魄散魂搖
敢辨耶忠賢誠心奸極淵情知我
皇上有印心之鑑在一辨即眞此際委首縮頸

敢辨耶忠賢口舌即巧如簧捷如轟聲如霹
蝎情知我
皇上有斷把持羣醜之尚方者在一辨明而真
即剸決如流此際失身濺血虀粉無地敢辨
耶大抵忠賢如虺如兕又如鼠如蠱雞能鳴
能張又能啼能笑能出能藏前倨後恭小廉
曲謹大率類此今忠賢不辨
皇上即爲之不辨而槩置不問矣天下臣民謂
我

皇上天資聰明無所不聰明及至到忠賢一事

聰明何以反蔽也

皇上性格英斂無所不英斂及至到忠賢一事

而英斂何以反不斷也　國法未彰　朝端

所危憲典雖赫

君側不清臣竊恐

皇上于忠賢爲養癰也養癰之毒毒必深而難

潰爲養虎也養虎之害害必叵而難攖爲飼

鷹也飼鷹之戮戮始周行而已不可捉模矣

若其甲第如雲阡連阡陌合門姓氏拖紫曳

金僣宅營祠題坊旌額邀異數累殊榮

皇上何負于忠賢而敢犯無將敢甘跋扈敢爲

多翼之獸添足之蛇吞舟之鱷揔過于前代

趙高等輩之奸惡而毫不知有我

皇上哉臣豈不知輿言及此猶可望

皇上濬威嚴寬宥微臣狂愚激聒至其于𥡴忠

賢則爲撩蟒鬚履虎尾迫患若撼山之螳撲

燈之蛾而不瞻前顧後然而身受

聖恩職分言責圖得
聖心即轉即悟即不以小不忍亂大謀而 廷
斷決發鋤今日奸究杜將來隱禍造
宗社生靈無疆福澤 臣 即捐軀不保可以謝
二祖 列宗在 天之靈而更不負
皇上養士之 恩也冒死陳詞伏望
皇上特斷施行
天啟四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

陝西道御史梁元柱穹蒼之告變已彰
聖主之去奸宜決懇祈　睿斷立擊權璫以慰
快憤盈之正氣潛回怒譴之天心疏
臣惟宇宙間陽能制陰陰必不可抗陽此
天地之大義也陽制陰則順而常陰抗陽則逆
而變此天人不爽之真符也今日　朝廷間
在族類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在　宮府則
廷陛爲陽　禁密爲陰在羣僚則百執事爲
陽閹寺婦爲陰頑逆璫魏忠賢罪惡貫盈無

君無　天神人共憤且與奉聖夫人共相朋結

已構成建寧之釁　聾谷之下敢怨而不敢

怒　廟堂之上敢怒而不敢言獨臣　堂官楊

漣疏叅大罪二十四款侃侃鑿鑿　天鑒洞

昭當斯時也

上帝實爲之式靈

祖宗實爲之假口乃

皇上不亟聽其讜謨竟以尋聲沽直點䫉而遍

臺省諸臣復著惡聲罪章滿公車

皇上又不早賜之園轉並以同聲潰擾黜又旣
而遍部寺大臣危言叩關而　天聽如故又
旣而羣臺轄閣臣微諷納牖而奉傳如故夫
忠賢一閹宦耳舉　朝之所共非在
皇上不能獨是普天之所同弃在臣鄰必非獨
仇何至煌煌　綸綍獨倚奸横之刑餘綮沮
忠直于入告幾于我父我母我仇我讐
皇上之拂諫日堅一日奸竊之寵靈日專一日
忠賢之盤據日深一日　宗社之隱憂日甚

一日

皇上故稱堯舜主也一時舉動不知何以若此

滿朝洶洶屏息重足半月之內簾陛之間惕

灶蔽明豐蔀掩晝一結成堅氷冥晦之景象

人心爲之梗塞

祖宗爲之悽恫

天地爲之慘澹倏而昨十四日淒風暴雨殞雪

彌空如拳如石注擊移時幾句驚惶不知所

出臣相向錯愕㮘轉圖維以爲近日　朝廷

無事可召變則忠賢實致之忠賢未必能動
天則
皇上實致之
皇上謂權奸不足疑將天變不足徵乎謂人言
不足信豈　天心可不順乎
皇上試對揚休咎之符何以前十日躬虔露禱
而甘澍萬家何以後十日寬庇逆璫而雹降
六月徵應之機固的的不爽也非乘此譴告
修省急攬大權急震天威將忠賢　立賜處

分　禁闥一清隱憂永杜不然人憤愈盈
天心彌隔　宮掖之變有不忍言者臣即碎
首剖心願與李杜齊名不能爲
皇上効涓埃也納諫除兇于以回　天運祉在
聖明頃刻圖之耳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貴州道御史張鑛懇乞　聖斷亟除內奸

疏

臣聞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宮闈則亂夫宮闈者何人即朝夕在人主之側人主所信爲勤勞小心忠直任事墮其術中而不知覺也則婦寺是也太監魏忠賢交通奉聖夫人彌縫左右竊弄威福以嬰孩待

皇上而以奴婢待宮人其視閣臣如贅疣而視

諫官如仇寇氣焰灼天網羅遍地遂令生者
重足而立死者含冤而泣在朝者有抱蔓之
悲在野者壓杞憂之慮憲臣楊漣首倡大義
抗疏論列繼而卿寺臺省連章糾劾
皇上試取諸臣疏一寓目焉以諸臣視
皇上爲何如主哉況臣小臣也言何益然臣料
皇上之心不聽而遂不言又臣大不敢也用是
不避煩瑣爲
皇上陳之竊謂忠賢前日之怙寵作威其罪大

今日之飾非文過其罪更大

皇上前日念忠賢微勞令奔走左右其先猶小

今日知忠賢横肆聽其盤據肘腋其失更大

今日

皇上于忠賢有必不可不去者也

祖宗朝聞閹官不許干預外政

太祖時有内臣言政事者上切責之即日遣還

鄉里

孝宗時凡召大臣議事必屏斥内官退去數十

步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今忠賢專
權擅政
九廟有靈必陰殛也
皇上畧不爲意是爲不遵
祖制人主之德莫大于明斷如日月之無私奸
邪必燭如風雷之迅烈時刻不逾忠賢罪惡
貫盈
皇上始不能知知今諸臣言之而
皇上知之猶不能去則隳其主德

人主一嚬笑一舉動無不與
上天相感去歲熒惑守斗今春風霾晝晦地震
迭見是
上天明示以宵人用事陰盛陽微之象大臣者
人主之心腹也小臣者
人主之股肱耳目也今大臣言之則為牽誣小
臣言之則為附和諫官言之則為瀆擾將舉
朝無一忠愛之臣而
皇上之心腹股肱耳目盡付忠賢一身臣恐諸

臣人人解體而
皇上乃眞孤立于上也雖我
皇上聰明天縱仁孝性成豈眞不法
祖不畏天不敬大臣不容直臣唯一忠賢之言
是聽是從哉葢忠賢之奸如鬼如蜮無事不
上下其手而忠賢之黨爲狐爲鼠無處不用
陰陽之術彼諸臣之疏安知無隱匿不以進
御覽乎即所進者安知不以言官之過端以激
皇上之怒乎且進之時又安知不涕泣仰求苟

容以乞憐

皇上之前即在旁之人安知無容氏輩窺伺

意旨委曲寬譬代爲解脫以希

皇上之見信乎

皇上之所以愛忠賢者出于至誠而忠賢之所

以欺

皇上者入于至神且以爲過直爲小心也

皇上何不于御門之時親涣玉音進大小九卿

科道諸臣詢以忠賢之惡將見赫然一怒有

不待臣言之畢矣臣此疏一上知
皇上必責臣沽名必曰不諳事體然臣所諳者
先朝劉瑾馮保之事體所不諳者親近緘默
將順之事體也又必曰姑不究然臣欲
皇上嚴究忠賢欺罔之罪并究臣愚戇之罪也
伏乞
皇上俯察羣臣之言將忠賢亟賜處治即不遽
膏斧鑕亦宜投之邊戍以為內官專恣者之
戒至客氏亦望早賜斥逐就外居毋聽與忠

賢交通則紀綱嚴明憸邪屏息實神人莫大
之慶
宗社無疆之福也不然騎虎難下桃蟲拚飛他
日之禍將有不忍之矣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奉
聖旨

貴州道御史張鑛奏爲巨憝雖已伏誅姦黨尚多漏網直陳媚璫之臣以申 國法以昭公論疏

竊惟閹宦之惡甚于毒藥猛獸然不盡繇閹宦也皆繇一種無耻縉紳附之而成翼之而飛而禍卒亦縉紳受之逆惡魏忠賢崔呈秀表裏爲奸威福獨擅已經
皇上睿斷處分 臣謂忠賢不能自爲也忠賢特受人擁戴而還爲人嗾使者耳即呈秀亦擁

戴之穢濁彰聞者耳臣記甲子年初入班行
惟時權璫之勢已漸漸縱橫然而未甚也即
縉紳中有通內者猶厭然畏人知或有知其
爲通內者猶逡巡不自安蓋尚知有廉恥焉
臣目擊心憤曾具疏懇乞 宸斷亟除內奸
一疏大觸忠賢之怒幸
先帝優容不加譴斥臣時適與病會隨 請告
歸里以避其毒不意後來愈趨愈下忠賢之
氣燄日熾月昌而附忠賢者之精神亦日新

月異有顯而附之者建生祠等是也有隱而附之者青衣小帽行八拜禮呼千歲是也有直而附之者稱功頌德等是也有曲而附之者結魏良卿為兄弟認崔呈秀為義父是也有拙而附之者以珠玉為羔雁以苞苴塡谿壑是也有巧而附之者以搜括為公忠以鍛鍊為精明是也有先意而逢迎之者忠賢意所欲去則代為驅除意所欲用則代為荐拔是也有後事而獎借之者如談邊事則歸美

于鎮守之內臣談餉務則歸美于督漕之內臣是也有先叅之而後附之者初猶迫于公論後則露其本色者也有先附之而今叅之者勢炎則共爲小人以逐羶勢敗則冒爲君子以護身也有附忠賢而爲忠賢所弃者是邪佞之屢憎非方正之不容也種種情態備極醜惡今冰山既頹猶嘵嘵自解是隱忍以避禍委曲以覩變也夫果懼禍胡不託冥鴻之高舉即果覩變茀緘默養晦焉可乎胡爲

煬竈之不覺而視盤之恐後也敢作新美之論以飾解嘲之非設有夾日之忠妄希博名之迹諸臣縱不自羞恐旁觀者已代爲之羞矣臣請舉媢嫉之臣而槩言之有三等焉其一等漏盡鐘鳴之輩彼計忠賢得權之日長而一身受用之日短故苟可邀福于目前不惜遺臭于身後者如劉志選等是也其一等希榮干進之夫彼見株守者循資而積俸可以遷趨者一歲而九遷遂不惜枉尺之謀爲

直尋之階如楊夢寰李養德等是也其一等乘機報復之徒彼計威福操自　朝廷則臣下誰敢妄干威福出自貂璫則幺麽亦可私借苟可快一時之意不悔終身之防如朱童蒙是也楊夢寰以兵科兼管工程得與呈秀朝夕密邇因而投身于忠賢從來工部錢糧俱交節慎庫收放夢寰欲便巳私遂串合呈秀嗾忠賢更變

祖制設立內庫數年間外解及搜括捐助銀兩

飽夢寰之私橐者不知其凡幾也且與呈秀此倡彼和創爲差囘御史催欠物料之議使其議果行處處皆黄山之續矣大臣王永光因天變直言正老成憂國之苦心乃夢寰自陳一疏若怨若懟且倏而冏卿倏而司空倏而宮保卒邀溫綸拾美𢇁以去若而臣者眞漏網之鬼蜮也李養德以巳未進士躐躋尚書晉秩太傅有何品望而速化乃爾不過拜忠賢爲義父奴顏婢膝以承歡又日伺

廷臣之動靜以報之本廠而肆其萋菲則不獨爲忠賢之孩兒而并爲忠賢之番役矣又何怪其忍心悖理母死不奔喪乎若朱童蒙尤異焉童蒙初亦依附有道然爲兵備蘇松時暴戾貪縱江南士民怨入骨髓巡撫周起元據實糾叅職自應爾旋奉

旨責起元以排擠抗違而鐫其秩

皇上試觀國家自設官未有巡撫以叅一司道而削籍者乎此非有通天手段何以若是盖

起元曾疏救楊姜以此開罪于李實童蒙爲
起元所參怏怏不平遂暗通線索使李實潛
通忠賢而起元罷矣厥後李實又有欺
君蔑旨一疏參起元并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
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等六人而起元逮矣
聞李實在杭州時毎向人暴白以出疏原非
已意乃他人做就迫之具　奏雖未必出自
童蒙之手然李實不參起元于他日而參起
元于參童蒙之後不可謂伯仁非由我而死

也不然何叅呈秀者殺而叅童蒙者亦殺也更可鄙者童蒙以媚璫而得廵撫便因廵撫以媚璫延綏何地此時何時不聞選將練兵惟以建生祠爲首務以至引例奪情漠然罔顧倫理又禽獸之不如也夫童蒙必曰忠賢欲爲呈秀地也嗟乎巖關重臣數年捍圉尚不惟奪其應得之廕從之以守制何獨戀戀一童蒙必與呈秀養德而並留也伏乞

皇上赫然一怒將朱童蒙李養德楊夢寰亟賜

處分其劉志選者薰心事璫倒身逆閹羅織
皇親離間　宮闈已犯無將之戒難逃不赦
之條宜　勑法司依律擬罪臣非苛求四臣
也去惡務盡行法貴平四臣不處不惟　國
憲未伸且無以服被處諸人之心矣若李實
以一疏而殺多命且激變吳民幾成大禍罪
不在忠賢下并　勑法司徹底根究原疏出
自何手庶奸黨無縣閃之地而　新政益光
矣閉起元肅職任怨忤璫受禍被逮之日漳

人士相顧隨淚至橫坐以十萬之贓令其妻
子流離戚族驚逃尤爲可憫乞　勑該部從
優議　䘏他如劉弘化梅之煥程註等皆以
楊漣熊廷弼故誣多贓今梅之煥程註已蒙
恩超豁則劉弘化之贓想亦
浩蕩之恩所必宥也臣從田間來不識忌諱謬
攄忠憤伏乞
聖明省覽施行
崇禎九年二月初二日上

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往日媚璫情事義正詞嚴可稱讜

論劉志選業經處分楊夢袞李養德朱童蒙

李實已有旨了周起元觸璫被禍從優議卹

劉弘化受誣之贓并行查豁該部知道